

春分一候 海棠有信

□舒墨煊

海棠用满树绯红为天地校准温度

节气这东西,说来有点像旧电梯,时灵时不灵,总让人心里七上八下的。可二十四番花信风,倒是邮差手里准点的信帖,一封封递过来,带着时令的戳印。譬如“春分一候”,信封上写的收件人,便是海棠。当春分初至,那点吝啬的春阳,终于肯纾尊降贵,颤巍巍爬过水泥墙头的边界,勉强照到我们那楼顶一方花园时,我便晓得了。也不用看日历牌,心里那根弦轻轻一拨:是时候该去看看楼顶那棵垂丝海棠了。仿佛赴一个心照不宣的约会,带着一年一面的郑重。

楼顶那棵垂丝海棠,年年准时扣响春光的门环,小臂般粗的枝丫已泛起青锈般的霜色,可偏偏是这带着几分老气横秋的枝干上,却爆出那样新鲜明媚的花来。那花瓣粉里面透着白,润得仿佛能掐出水来,薄得像蝉翼,透着光,每一朵都带着要把春天开尽的决绝。

6年前刚把这棵海棠从花市带回家时,不过是个怯生生的江南游子,如今枝干攀过5米,倒成了俯瞰整片小区的司春神。它开了,春天才算真正有了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凭据。否则,春天是什么呢?是梅花

吗?太冷了,春寒未解,它已经自顾自地谢了。是月季、绣球吗?又太迟了,闹哄哄地挤作一团。唯海棠破开料峭又未染胭脂,在昼夜平分的时刻,用满树绯红为天地校准温度。

它就立在那里,高高地,在四围一片勉力经营的绿意里,竟也显得有几分鹤立鸡群。光阴这东西,最是无情也最有情。当初从花市那嘈杂的人堆里把它择出来,不过两米不到的个头,怯生生的。谁知它倒是争气,几年工夫,竟窜到了5米来高,枝丫伸展着,带着一种久历风尘的苍青。细看时,那上面竟罩着一层淡淡的锈色,像是老银簪子放久了,失了光泽,却多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岁月味道。

这棵海棠是我和他,当初一起种下的。刨坑、填土、浇水,像完成一件顶要紧的家务事。初种垂丝海棠时,颇费了一番周折。新苗入土,娇嫩异常,每日勤加照料,竟一直是水土不服的恹恹之态。心下焦急,连忙翻阅园艺书籍,方知其性喜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最忌根部积水。于是,依书中所言,为

其“避积水、增腐殖土”,时时除虫,薄肥勤施。如此精心呵护一年,第二年春分前后,枝头突然迸出米粒大的红点。我们守着花苞仿佛守着即将破壳的雏鸟,直到某个清晨推开窗,一夜之间,满树繁花,简直有些不管不顾的奢靡。楼顶层露偏也生出三分酒意,沾露的花瓣如着色的宣纸,风一吹,那花丝儿便簌簌地抖,颤得人心也跟着发紧,仿佛轻轻一碰就是一场兵荒马乱。

一日清晨,见枝丫上雀鸟啾啾,应和着花语。六载光阴好似酿成一壶女儿红,当初共植花苗的双手,如今一个扶枝剪叶,一个捧土施肥,倒比枝头连理更缠绵。草木有情,大约也记得人间体温,这满树繁花,好似我们浇灌过的晨昏,在春光里又活过一回。

顶多一个星期,花开得有多热闹,谢得就有多仓促。像一场急管繁弦的戏,刚到高潮,锣鼓点子却骤然停了。好在,园中不仅有那如美人垂泪、惹人怜爱的垂丝海棠,亦有粉妆玉琢、端庄大方的西府海棠,更有那贴枝而生、色泽浓丽的贴梗海棠。三者并立,各有风姿,共谱一曲春日短歌。



【元】钱选绘《海菜双雀》。

天下成都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5年5月6日
星期二

春天的怀念

——追忆伍松乔先生

□冯俊锋



2011年,98岁高龄的老作家马识途与伍松乔在第八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小组会上。

认识松乔老师前,他已自行行走于新闻、文学与文化领域,在我们眼里,他是巴蜀文化的守护者,是新闻领域的悟道人。至于在川渝文学界,他更像鸣锣吹哨的裁判员。

新世纪初,我硕士毕业报考《四川日报》社,面试刚落座,一位老师介绍说:担任今天主考官的是我们报社副刊部主任伍松乔老师。

我一激灵,马上从椅子上弹起。我应聘的正是副刊部啊。带着几分意外,我慌不择言地说,“啊,伍老师啊,我读过您好多文章,上个月刚读过您一本书呢。”松乔老师把眼镜轻轻摘下,不紧不慢地接话,“哦,是吗,哪本书呢?”我简要介绍了书名与情节,他微微笑了笑,算是对我回应的认可。

说来也是机缘巧合,在研三毕业前夕等待答辩的日子,打球、睡觉、读闲书成为我的生活日常,隔壁兄弟书架上的一本《姓甚名谁》的散文集被我顺走,作者正是松乔老师。

全书中,记忆最深刻的一篇文章,是松乔老师讲他从川南小城富顺调任《四川日报》,在迁出户口时他名字“乔”被写成了“桥”,他不得不多次往返富顺和成都两地派出所,上演了与多年后“你妈是你妈”异曲同工的高奇故事——“你要证明你是你”。戏剧化的户口经历,也催生了松乔老师自此常用的一个笔名:多一木。

顺利入职《四川日报》后,我才从其他考官处得知,面试环节,松乔老师对我印象较好,他向报社党委提交的录用建议,我排在第一名。

毕业后抵达成都当晚,我给松乔老师电话报到,“都安顿好了吧? 还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没有?”电话那头,松乔老师的声音洪亮而有力。简短的一句看似家常的问询,却让我感受到了来自组织和集体的温暖,也无缝桥接了一个年轻学子对一座陌生城市的打开方式。

松乔老师身上,既有北方人的豪爽与直率,更有南方人的细腻与温和。进入报社后,他把我的工位安排在他对面。一次,我刚打开壁柜取信封,座机电话骤响,我取出信封匆忙迎上接听电话。等我挂掉电话,我听到松乔老师微微咳嗽了一声,并走过去轻轻关好我刚才没来得及关的壁柜门。

果然,职场中人的咳嗽从来不只是生理现象啊。他没有批评我,甚至连话也没说。只是那么微微地咳嗽了一声,我既羞愧又自责。坦率地说,我今天稍微养成了一些细致习惯,正是松乔老师这次不动声色的示范浸润。

每周一次例会,是松乔老师带领团队的重要工作方式之一。说是会议,更像广场闲谈,大家把凳子搬到报社部门空旷的地方聚在一起,他端坐C位,面前厚厚一沓最新的报纸或杂志,刚刚冲泡的茶蛋热气腾腾,恰好和他夹着的香烟烟雾混杂在一起,颇有几分与仙论道的意境。

他的话题始终从简要点评最近和上一周的工作开始。论事评人,总以欣赏、肯定、鼓励的温暖语句认可每一位同仁,话语间有智慧,也充满同理心。尤其让人受益匪浅的是,每次例会,他总有大量信息输出,从媒体最新观念到最新新闻事件,从巴蜀文化的历史渊源到当下的媒体转型,无所不包。看似和风细雨的闲谈,总透露出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对文化传承的执着。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在这个场合说的许多有意义的话。比如,他说巴蜀文化不是孤立

的,总是与重要文化事件、重要新闻事件和重要人物相联。比如,他对巴蜀文化活态物质的保护传承格外忧虑。他说,巴蜀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资本化、商业化的情形下,对“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机制设计不足,导致非遗项目呈现“标本化”趋势。比如,他对社会上个别人专业领域自封为王、排斥他者的做派很是不屑。他从心理学层面批判这种做派是早期“镜像需求”未被满足,本质上是认知能力缺陷导致的自我欺骗。比如,对于数码相机一夜之间代替胶片相机,他说,世界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伴随价值重组、业态动荡,以及知识结构的变迁……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对于报社崭露头角的新人,松乔老师总是以欣赏的态度冷静观察,理性评说,扶携后学成为他与年轻朋友合作的工作方法与策略。

我清晰地记得,到报社两个多月后,采编分工时,松乔老师提出让我担任文学版《原上草》编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栏目,而是四川文学界、文艺界非常看重的一个重要阵地,具有极强的标识度,其平台影响力不言而喻。我颇为忐忑,自觉难堪大任。我多次找到松乔老师向他表达我的顾虑。每次,松乔老师只是淡淡一笑,不紧不慢地说:相信自己,再说,你背后不是还有我吗。

此后不久,一次部门例会上,松乔老师不具名表扬称:最近,省文联、省作协一些朋友告诉我,我们《原上草》新任文学编辑专门去拜访他们,了解全省文学创作队伍,征求栏目意见,请教办报经验。有这种学习能力和这种工作方法,哪有干不好工作的?

多年后我才得知,当我的名字乍一出现在《原上草》版面后,很多人打探到我是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个别报社领导和文学界大咖曾善意提醒松乔老师:这么重要的版面让新人做编辑要慎重。他总是耐心地与对方交流,并用“我们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嘛”表达他的鲜明态度。

聊以自慰的是,尽管离开文化圈多年,阅读文学作品、关注文学现象和写作已经成为我的生活常态,它让我在喧嚣的尘世里始终得以保持一份内心的安宁与清醒,而松乔老师当年的“压担子”信任也让我至今感怀。

“一生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个季节和这个季节盛开的鲜花让我又一次想起了松乔老师。

因为,松乔老师喜欢春天,喜欢巴山蜀水的苍翠春色。他常说:“成都的春天是两朵花(桃花、梨花)衬托的,但最为壮观的还是铺满成都平原的油菜花。”

那些年,每当浩荡的春风唤醒千花万朵,他总要组织部门同事去郊外赏花。那时的他,仿佛卸下了所有的重担,夹着一支烟像个孩子一样在花丛中穿梭,用相机记录下每一次与季节重逢的花事。

如今,松乔老师离开我们8个年头了。8个春天的花开花落,每一年春天,每一次花开,那些他走过的路陡然出现在我的脑海。松乔老师就站在某一条路的路口,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春天的花从树上掉下来,静静地落在他的身上。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党委副书记,曾供职于《四川日报》社)

每见海棠,总不免想起明代那部浩瀚的《群芳谱》。书中将海棠分为四品:贴梗、垂丝、西府、木瓜。细究其源,方知这“海棠四品”之名,实则藏着草木世界的微妙分野。

垂丝与西府,确是海棠家族之正朔,属于蔷薇科苹果属,与我们熟知的苹果是近亲,其花叶之间,自有海棠本色。可那贴梗海棠与木瓜海棠,却并非海棠本尊。《中国植物志》所记,贴梗海棠学名“皱皮木瓜”,而木瓜海棠,则为“毛叶木瓜”。它们虽同属蔷薇科,却归于木瓜属,与苹果属的海棠实为“同科不同属”的远亲。这名实之间的差异,如同历史长河中的小小误读,虽无伤大雅,却也引人探究。还有一种古人称之为“断肠花”的秋海棠,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秋海棠科秋海棠属多年生草本植物。至于我们日常食用的水果木瓜,那更是远渡重洋而来的“番木瓜”,属番木瓜科,与此间草木,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名虽有别,情愫却同。《诗经·卫风》中传唱的“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其“木瓜”与“木桃”,虽历代注家聚讼纷纭,然不少学者考证,认为或指海棠属的某些野生种,是先民眼中质朴而美好的赠礼。到了汉武帝营建上林苑之时,海棠亦在其列,从山野步入皇家园林,开始了漫长的宫廷驯化史。这一移植,不仅是地理的迁移,更是文化地位的提升,是人类审美与自然造化交融的印证。



【南宋】林椿绘《海棠花鸟图》。

“俄色花”的世界

在前年的川西高原上,我偶遇了另一种未在“四品”之列的海棠。人间五月,川西北那片被阳光与风雪反复淬炼的高地上,春天仿佛才刚刚苏醒,以一种凛冽而决绝的姿态铺陈开来。我深入甘孜州炉霍县,带着对神山圣域的几分敬畏与探寻,未曾想,却一头撞进了俄色花的世界,一种我在成都熟悉的温婉春光里从未见过的海棠。

海拔3800米,空气稀薄,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带着高原独有的、近乎暴力的直白。就在那样的地方,河谷边、山坡上,乃至藏居旁的田埂罅隙,一树树洁白俄色花兀自怒放,时不时还掺着几株或粉或白的高山杜鹃。不同于南方园林里海棠的精致,俄色花野性十足,满山遍野,开得铺张而倔强。

在依山傍水的瓦达村,我们遇到了藏族姑娘其吉。其吉20岁出头,眼睛大大的,头发乌黑,圆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在她年轻的生命中很少去到雪域高原之外的地方,就像一朵俄色花保持着最原始的纯真。五月的瓦达村还有点冷,其吉给我们泡递来一壶热茶。呷一小口,一股奇特的滋味在舌尖弥漫开来,清冽中带着草木的韧劲,难以言喻。

“这是什么茶? 我在成都可从没喝过。”

我的惊叹脱口而出,带着平原都市人的少见多怪。其吉告诉我:“这就是俄色花叶泡的俄色茶,是咱们这里独有的宝贝,得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地方才肯安家落户呢。”她语带骄傲,仿佛在介绍自家最有出息的孩子。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远处的山峦层叠,蓝天之下,藏式民居的白墙红边点缀其间,与初生的青稞嫩苗,盛放的俄色花海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壮阔苍凉,却又生机勃勃。

俄色花与西府海棠、垂丝海棠一样,同属蔷薇科苹果属,是最纯正的“海棠”。其吉说,“俄色”在藏语里,是“光芒”的意思。这花是圣洁的,是飘扬在神山垭口那些五彩经幡不经意间散落人间的化身,带着祈愿,也带着雪域亘古的秘密。然而,这片看似遗世独立的土地,并未完全沉溺于自身的诗意。昔日满山遍野自生自灭的野花,如今正悄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福祉。那些曾经只在风中摇曳的叶片,被制成了据说有降糖功效的俄色茶饮;那些饱吸高原阳光的果实,被用来酿造风味独特的果酒,带着青稞的醇厚与海棠的微酸;而那些被视为“雪山经幡化身”的花朵,则被提取出珍贵的抗氧化成分,制成中药饮片。

其吉的家是一个宽敞的藏式院落,超过500平方米。依托村集体经济,她将自家房屋

改造成了民宿。院子中央,就种着一棵高大的俄色树,此刻正值花期,繁花满枝,如云似霞,成了整个院落最醒目的风景。其吉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安稳而满足的光彩,她指着院里的花树:“游客都喜欢得很。”她正计划着把民宿挂到网上去,让远方的客人也能提前预订这份雪域高原的宁静与花事。

这让我蓦然想起了自家阳台上那精心侍弄的垂丝海棠。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哲学。“海棠无香,正不必效颦于兰麝”,俄色花,则以更极端、更本真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让花朵自己决定生存的方式。它们选择扎根于雪域高原,选择在严酷环境中绽放“光芒”,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固守水土、反哺生灵。这种源于生命本身的智慧更宏大磅礴地书写在川西高原俄色花开的画卷之上。

离开炉霍时,回望那片洁白的花海在风中翻涌。俄色花,这雪域高原的变叶海棠,它提醒我们,美可以有千万种形态,生存可以有无数种智慧。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非征服与改造,而是尊重与共生。这来自海拔3800米的花事,给予我的,远不止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关于生命、关于美、关于生存智慧的深刻洗礼。